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王忠文集卷十二

明 王褘 撰

詔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

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内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册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

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

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

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
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
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
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
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
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輙竊仕祿所得資品或

居舉人之上其懐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懐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

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烇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烇已逝今世子日煃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煃襲封安南國王

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賫印仍封爾為

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

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税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税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税糧亦皆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税糧

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辭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仞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衆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

外夷稽參制再錫眞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懐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来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為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為國者各守其封

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搆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隣境為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於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庫庫特穆爾詔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
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収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
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収攬羣雄平定華夏
唯西北邊備未修盖以庫庫特穆爾猶守孤忠保其餘
衆居於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兹用特與寛宥必能
知時達變慨然来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
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翥
趙恒等果能賛其来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髪

朕言不再具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招安諸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於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懼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於今矣然謬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專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撫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挻以興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於關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底於閩粵嶺海

大慝小醜寖蘩有徒戕殘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凝結生靈塗炭閭井邱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蕩然興言及此深用愧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兹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煽誘以陷於匪人茍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為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顧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已弘物朕所不吝自今為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茍從招安即

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為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工人怨於下頋惟非薄敢昧罪己凡爾將帥尚咸諭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底於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爽其明聽毋忽

誠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

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尚三代而上忠樸質文之屢更兩漢以来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為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導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為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猷為頃繇邇臣之蔽欺益使正途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懐奸者首鼠而依違蹇蹇之

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寖成罔上之風覽
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歎反席以思仰
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
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禮咨予三事羣牧曁爾衆
僚庶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
略於幾微謀須遠慮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解弦而更
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為始朕亦攺圖
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効挹唐后

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天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肅錫寵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愽弘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

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葢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余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

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開平王夫人制

勤王事而歿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貴者婦道之常念我元勲兹有賢配加封之典其可後乎具官常某妻藍氏賦性懿貞禀質端靖相其君子為國大臣勤勞王家弼成帝業何大勲之甫集遽屬疾而長逝與言閔悼實恤予懐亦既褒崇追封王爵維其伉儷獨任家政

保毓淑女教飭諸孫諒閫範之足嘉斯恩典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宜之於戲齊眉之歡雖不及於偕老敵體之貴庶永享於終身尚服命儀益綏福祉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位冠師垣夙重疇庸之典爵班王社載隆纘武之恩朕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勲之裔嘗居上相之尊宜衍真封用昭均逸肆湏敭於垣制亶布告於治朝具官

某曁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瓌藴名夊播於華夷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繇司宿衛遂被登庸出膺屏翰之勩入掌樞機之密晉嶺冢席首正宰廷秩旣卭於三台禮爰優於八命翼宣皇化若巫咸之乂王家俾賛神謨猶子房之運籌幄辦天下之大事恢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造之初繄爾祖經營之力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十年而集大勲永垂鐵券迺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之王仍號帝師復頒國印傳世之顯篤生乎後賢有德

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纂承於丕緒頼卿協濟於康功方隆巖石之瞻遽避台星之次攬其摛疏姑從燕處之求建以高牙府就尊安之樂襲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儀朝凡今日之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尊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令圖永綏吉履

咨院事制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揆之顓運樞機而制四邊尤重本兵之任睠時碩輔繄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特總軍民之寄王言作命衆聽無譁具官某剛毅而魁宏邃明而敦裕允文允武畜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肩一心而恪守蚤繇胏腑顯荷龍光備殫歷試之勞綽著崇勳之懋頊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弛乎國經以燮調乎天縡益恢績用深副倚毗矧爾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賚於汝家念國家多事之

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奥區最稱巨屏維省垣之夙建用統列城屬相席之久虚命神旗之出涖專持閫柄仍握元樞千里折衝固必先於制勝萬邦為憲尚其亟於告成威儀底聳於觀瞻節度靡從於中治凡諸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伯之式南國有釐良翰之來宣慨未戢於干戈勉少稽於衮繡秉鈞所届賜履有光肆昭不次之榮佇建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陜地遂别於東西

股肱輔周體不殊於内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丕展幹方之略欽承寵眷奚廢訓辭

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内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駮之制不沿於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葢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職閎偉

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於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閲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於衆論俾列邇聯頃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

純美學知向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閔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兹用進職列於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辯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志定贊相之選可不慎

歟具官秦文質貌秀偉儀榘端詳生於儒家能慎操履項爲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司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尚敬之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

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歟兹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攄所緼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温都爾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别設官署以掌其職盖慎之也以爾温都爾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

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歷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俾職司天于茲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為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歿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絶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毘陵皆預有功乃陞卽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汊青陽石埭甕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

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於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彝制凡有爵位者推恩必及其伉儷而況吾功臣之配乎具官趙德勝妻王氏生於名家稟資淑慎相其君子夙夜勤勞事朕東征西伐無役不從没身王事大節可嘉贈典追崇胙之大國念其良配亦已考終宜膺

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寵光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於東海之濵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

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
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
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
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
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
稽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

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兹邺典

楊曄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宏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曄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揚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糸省政勲績尤多今四海混

豈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
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
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
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
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
宏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兹選具官汪廣

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叅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為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陜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綱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宣材力務展猷為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為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告於天下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工言太原城西懸甕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之明日述朕憂民之意默告於神果蒙昭格甘雨隨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荅神休朕惟捍災禦患實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尚資靈化永庇一方可加封廣惠顯靈昭

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来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兹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别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戸部尚書誥

國家以戸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戸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玆選具官杭琪處事精練敭歷為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戸曹涖事惟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兹用命爾長於太常爾尚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書誥

中書設屬其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蓋
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為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簡厥選
具官公平濟物敏健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
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之重宣明
國典糾肅官常籍筆而立赤墀畫言無避横榻而專白
簡守正不阿頋節槩之甚優豈褒嘉之可後往遷班於
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尚推恤刑之心罔攸兼於庶獄肆
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恩華益圖慎飭

禮部尚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舘勸講經帷典教冑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為然盖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廸一人學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秘才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兹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具官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宗論服乎縉紳制度

之文大冊傳於朝野風猷績用蔚為晙麗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素能更進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制旃厦談經紬金匱之書典虎闈之教文儒之任備於厥身尚克欽承茂専所藴以稱朕寵褒之意

表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内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恭

陳簡冊冒徹冕旒中謝竊考詩書之編載覩商周之迹
關雎麟趾首形后壼之賢川楫羹梅咸賴臣隣之正順
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聿丕基之
永固使内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洪惟我朝肇
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蹇爾成致主之忠
並懋爰即繼文之代用刋傳信之書維祖宗實錄之具
完獨臣后本編之猶闕粤自大德丙午之歲逮今至正
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

駿勳偉績之綱羅迄為全書足裨正史皇明潤色乎鴻
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
列於斯為盛莫之與京此盖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
明德以親九族宏推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祇迓隆
平之運永念造家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
古今共貫臣等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姑
謹事辭之載昭玉冊鐵書之盛美勒成一家廣金匱石
室之秘藏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憚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應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夷裔遯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煇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

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閶闔儻沐至尊之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於兩階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為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於朱鳳周邦来賀盡歸覆幬之中岐道有夷孰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囿無為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檄

漢太尉諭七國檄

蓋聞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春秋之誼為非者天報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

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世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

朝欲其改行為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蔑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刼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丘隴為虐暴甚而卬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諭言猶在

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為辭皇帝量亢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既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於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衆而欲與大漢為敵譬猶履薄氷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為念

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衆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為逆而甘於屠戮孰與為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禍福之原惟人所名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姍笑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粤檄

盖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隆興兼制八荒威

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從事於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

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

衽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屈膝受事

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

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輙擅據其地自立為王高皇

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

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絶

器物為辭乃自尊號為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
南粤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
懷柔四夷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
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為
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
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寛容掩覆
瑕玼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為王而東
粤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

粤義守職約為與兵未至而東粤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内屬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吕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惠於南粤者甚厚為南粤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吕嘉

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頋以内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
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
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
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
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竒産然以我大漢之强盛得其
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為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
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燿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
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須水弋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皇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刼於威暴汚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脩不匿厥指茍或保恃險阻懐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殲在討除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殺乃止

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銘

座右銘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為之實才以為之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已不施無以見於時内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逐之人而已其無愧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其支將之以

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而不疑謄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

器物銘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

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符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五十首今錄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茍忒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吕庶其為予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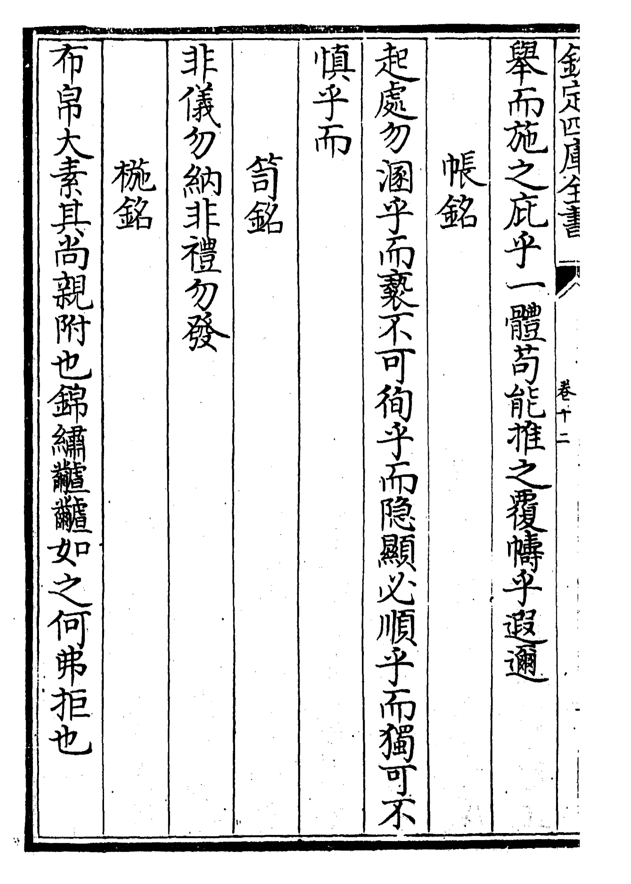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勿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隐顯必順乎而獨可不慎乎而

笏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梳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鼓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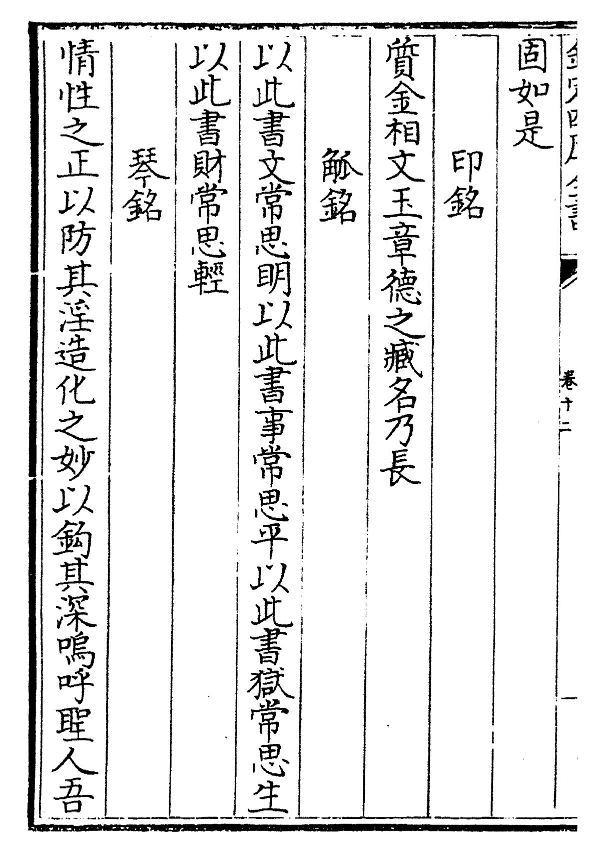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内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



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藏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鈎其深嗚呼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乆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水斬蛟鼉陸剸象犀葢少忍之以全物軀

劍銘

友德齋銘并序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為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為之銘曰

君子修巳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於

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逮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隳友之不擇谿昧是非輕交易絶君子所耻最哉袁君尚慎其始

逍遥軒銘并序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遥軒或曰史君方以壯年俊才見用於世盖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逍遥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能不累於

物則焉往而不逍遥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為即其名軒之意以為軒銘銘曰

繄古達人不與物殊處人間世恒與物俱雖俱於物而莫我紆凡物之交待之維虚逍遥以游游乎物初迨其久矣曷有曷無既休天均遂由道樞與道為一與天為徒彼昏不知同流合汚身為物役營營而趨自遏其躬弗遑底居曾是弗寤亦狂以愚達人維君是鑒是圖何

以昭之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并序

吳郡陸養正氏妙年好修而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潛心志為學也金華王禕與養正有交友之義因銘其閣以勗之銘曰

身主乎心非與物同心為物役式遏其躬君子為學必潛是心心之弗潛如水斯淫心之潛矣乃静以虛惟虛故明止水之如聖賢如何是心則思德崇業廣皆思所

為温温恭人猶玉就瑳相在爾室心兮靡他紛華盛麗爾則匪無而爾之志曽弗彼趨啓我方册對越聖賢朝斯夕斯終日乾乾乾乾何為惟學是求尚鑒兹銘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并序

維睦之羅氏遠有系序在唐萬象先生吳越昭諫先生皆保有令德為時名人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又克世其家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章甫之孫来請禕銘乃為

之銘曰

君子修德所積維善維善既隆厥慶斯行有行者慶施於後兒載趾其美載揚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於巳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盡勉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尚穀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并序

錢唐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居易屬予為之銘予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曰

天賦是氣予於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於天莫能或渝君子竢之維易是居孰為居易素位而行孰為素位反身而誠誠之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既誠與天無違當其誠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巳何與焉相時小人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於昏愚君子居易維德之基聖謨孔昭尚克念兹

昱嶺關銘并序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為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既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省治於杭故杭於今為大藩視三關蓋要害也至正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帥臣望風退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帥喪衆梟鞠為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樵李沈公時為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並會關下復遣一軍

逾關而出設為疑伏截其奔衝號令堅明莫或渝越三
月既望我軍抵昌化與賊屢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
十八日諸軍如約會集關下即以其日収復關門盜雖
有險不能以為固矣時驕將或桀驁不用命公單騎自
臨安道新城度浮雲嶺趨於潛召父老慰撫之衆皆感
泣請歸順自新因率民兵與大軍合據關為守聲威益
揚遐邇震疊未幾徼之境土相繼率平矣竊惟易稱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戍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

不繫之鄭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立義以制師律昭
信布德以牖民衷克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阨存歸
版圖駿功英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
春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皇帝在御天清地寧孰作弗靖干我泰平有蠢寇徒蟻
聚蜂結乘間竊發搆禍興孽杭嶽之交巍巍大山維天
設險界山為關其險伊何勢勝形阻劒門陋蜀武岡鄙
楚寇徒憑陵闖我關門我險彼據事乖理戾有偉沈公

其氣浩浩乃率王旅乃致天討兵威所臨過逭殄殲鯨鯢虺蜮蹤消跡潛亦有亂人昔我赤子恩言載加請命効死維時沈公威恩並宣底定披攘更視阻艱岩岩茲關我險我有孰猶敢闚壞我之守昔壞今完昔塞今通僉曰匪他沈公之功公曰敢哉丞相命我丞相之勲我居其可丞相曰咈天子明明凡茲武功厥繇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刻在山石

雲黄菴銘并序

烏傷南鄙有雲黄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有雲黄色圍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黄其卓錫處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菴舍架岩為宇土木堅好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禕来此菴中聞比丘言

歡喜賛歎合掌恭敬而說偈言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隨心之所念即已趨其界心苟欲作佛即已成佛已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我既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亦皆能作佛所以者何故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别昔善慧大士頗力甚廣大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

我與爾等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各各宜精進精進勿外求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是銘大士說就以銘此菴

周牙璋銘并序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盖王使之瑞節也夫兵戎之事嚴矣當調發之際屯戍之中不有以示之信則號令之出莫或信之機事不密鮮有不害成者故牙璋之用將以取信其間使知號令之所向所以致其嚴也

考之周官其器蓋掌於典瑞其長七寸厚一寸而二寸其射斜剡左出且圻鄂瑑起若牙之列焉牙齒兵象故以用之兵戎間也唯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厥類不一若珍圭以徵守璧羡以起度要皆非若牙璋嬈當軍政之行號令疾於風霆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則其為用固利害之攸繫謂為王使之瑞節豈非然哉古者器必有銘如嘉量盤杅之屬皆著刋勒而茲獨闕焉謹追序而系之銘曰

國有大事莫重於兵兵則有機匪嚴不行昔在成周制器孔精乃作兵符牙璋用成厥璋伊何美玉斯斵他山之石以礱以錯七寸非短一寸非薄其射二寸剡以圻鄂圻鄂瑑起似牙之張牙齒兵象既斷且剛方兵之守我威用藏及兵之征我武維揚其守其征繇我號令牙璋所臨焱疾風勁智將勇卒力猛威盛指麾之頃孰不從命示以兵符以決兵機河海可塞山岳可移號令之嚴鬼神弗欺豈維嚴矣大信所維嚴實兵法信則兵本

繫兹瑞節天子攸謹緩急有權出納惟允國之利害視是為準珍圭璧羨皆器所宜其嚴其信孰兹與貴配玉節重齊鎮圭天子之寶典瑞之竒銅虎羽檄漢世所作規模則𤰞視古斯作維聖制器萬世矩矱爰勒銘詩執事有恪

漢玉律銘并序

候氣以律製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為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

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狀聞而審其効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以為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截竹而爲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内圓其内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黄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煞至管底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之中而緹室葭灰按候維謹盖取夫陽精之純以導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

玉為琯肇自黄帝昭華来獻著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器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因為補其辭曰

堪輿兩間元氣旁薄何以候之鐘律斯作若昔神聖鈎深探精截竹始製准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刻玉為律厥數十二體藴廉潤用窮忽微孚尹旁達聯采互輝有嚴禁殿内閟緹室緹縵周布塗釁惟密日至冬夏二氣兹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黄鐘蕤賓氣應灰出動

若發機靡徐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間先後五日占其疾徐用驗凶吉孰為吉凶候狀以聞導迎叶氣節授斯民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罔弗兹謹維是漢殿古法適追和陰倡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孰若斯玉質美華貴懿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永世勿隳

學海齋銘 并序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為學也揚雄

氏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夫海之為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於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為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於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志於學者也年巳及丈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也必矣故為銘以諗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

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晝以盈譬彼
丘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於大道不
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盍鑒於兹

貧樂齋銘并序

李君彦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屬其友王禕為之
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外至
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為之累則其中之所樂固有
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故夫貧而能樂在衆人以

為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偽者也吾彦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盖知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為王官出則為郡守亦既顯庸而其操行褆身廉慎儉約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且有以信之矣故韙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真君子之貧則維其常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顔氏子貧亦甚焉陋巷簞瓢為樂則

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徵

散木菴銘 并序

散木菴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故棄而弗用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於是吾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固其所也延

自為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為之銘銘曰

木之散也以為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王忠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龍翔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間嘗擬為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為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

王忠文集卷十三

明　王褘　撰

擬

孔子春秋文辭七首并序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觀乎左氏内外傳所載凡其為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葢

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為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内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四方多壘侵敗王略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邊鄙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僇力

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馬君猶領也綱馬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旣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

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名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

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

僭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我天子也我兄弟盡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

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兹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

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廵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為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廵狩東都諸侯畢

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勲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奬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脩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於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勲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勛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壁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

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令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尚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鬬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于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既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禋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為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兹矣王室之既畀非復先王之威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

故間致縻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鬭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懼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勲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懼罪歲時脩好孰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徼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脩睦而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

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為正也執事若徼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斁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秋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史惟載帶厲而下四句令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

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為公也朕平秦亂海內為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烏虖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 史載良語簡今衍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既以功封留侯即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

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為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令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内然臣未嘗攻城野戰効寸尺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令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

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為趙絶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即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況今天下為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衆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

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兹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惻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憮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恠之朕縱不能脩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肎疏其所親忘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删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為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為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民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葢粗完矣然

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欝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為寘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聖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建元元年弘所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為之

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内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不崩川

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歟
令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
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
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德此子大夫所睹聞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
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
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為成

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即仁也仁即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

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地之載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為德行而有得焉故為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别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為邪僻聖人慮夫禮樂

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叙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為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為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葢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〻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不期而然也是故唐虞之

時晝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錯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内肅慎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氐羌徠服葢内而民人外而夷狄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

守成比迹成康弘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為治者而施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為治之意有未至為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茍仁義道德為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為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

乃至也漢興迨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冝陛下之以為歉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葢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脩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强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冊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

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為怨生人以為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即處之死於是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即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因而

用之末之有改誠以俗溥於唐虞也漢初懲秦之暴亂
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高
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為
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史大夫敬奏請當黥者髠
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
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本以減死設令當劓者笞至三
百斬左趾者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
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

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得全後
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
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即入於大辟無已輕
重懸絶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
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益衆臣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
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茍免三代所常
行者也今俗譁於三代柰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誼
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即從笞是末減

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為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令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令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以為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求生之道也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尚已庖犧氏之作易有畫無書迨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賾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衮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截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既簡而不繁乎先生固蔚然一代之辭

宗也謂宜攟摭帝王之要採掇古今之類探道奥抽聖祕總攬三才揆括萬彚作漢一經襲彼六以為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於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泆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説溢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弘議之匡國曷有眇意幽思之燭理荒忽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風一譬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

先生之於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輦庋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為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為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

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為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躋燧庭德儕羲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顔然且闢陽闔陰旋乾轉坤橐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蟲魚禽獸咸遂

其倫龐恖汪濊大化斜淪磅礴輪囷葳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贊之以號令昭然乎宇宙之贊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内外不瀆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嫩娓𡟖於五帝三皇然也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

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該輔不能燮天經
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光奉末議得以揚
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効其一二仲尼有云天之未
喪斯文也此僕以為己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
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爝將以宣其煇力則甚緜功
則甚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
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為且
孔子之脩經繇道否於用迺託之空言耳是以其言約

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既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矣博矣蔑以加矣又曷以議為哉若夫風雲以為體花木以為象辭華以為質屬句以為數音律以為本雕鏤以為飾組繡以為美浮淺以為容華丹以為明偶對以為綱鄭衛以為聲瑰麗以夸誕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弊精靡神留連而沈溺哉亶時資以為游戲翰墨宣暢性情之具耳

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茍以是為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絶港而指以為河海聆箏笛之嘈𠴨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羌既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

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曰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圖萬全持重不暴謂虜虜宜即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為朕理邊

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内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 其計為便朕奪於羣議頗疑將軍怯耎相相言將軍數畫軍册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决意聽將軍令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

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彊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閔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為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為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

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為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亾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乃興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之為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惟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

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為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為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為二十八篇歐陽

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恵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恵孫安國以隷古定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是為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絶近時好事者乃頗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冏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畧見百篇之叙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

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辭繇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為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

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尚書為出孔氏左氏為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列於學官為寘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令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為聖道計誠可尚矣然衆言殽亂異說紛紜適以為聖經之累

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恒見眛於聖人之大道是非真偽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為此悻悻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壁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亾害其為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它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别也執事誠以聖經為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為寶不必奬異説㲉衆言謬以非寶為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

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即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為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麒麟閣蘇武頌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形象麒麟閣霍光以下趙充國蘇武等十一人成帝時西羌有警上追念充國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意武嘗著名匈奴宜亦有頌故擬為之辭

巍巍漢德與天比極孰居方外阻限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羈縻我示我信以填以綏乃遣信使諭以威德使孰

為首惟典屬國仗節而邁位于北鄰矯矯風槩氣奪三軍如何蠢蠢大義弗循反常逆順抗我明命惟武曰嘻君命可辱我執我節羝我能牧羝則弗乳節亦靡隳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顔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鬢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律其罪天通彼之視武野麋神龍國孰無臣臣孰無仕凡百有位鑒此真軌

文章惟三代為古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

之然三代之文若易書詩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司馬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卑宂以振起為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託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弘其辭雅寔諸左丘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篇籍中𥂕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誥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

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為之本博之百氏以達其趣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通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其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逼真古人未嘗規規然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鉤臨摸搨以致其點畫之似昔揚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為識者所議葢聖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儒之術出

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從文獻黄公游以能
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而浸淫
三代矣集中擬秦漢諸文尤為卓絶初未嘗有意
於古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
乃辱咸池大濩鏗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
夫山林陳腐之陋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王忠文集卷十三